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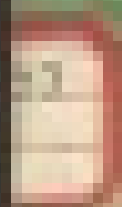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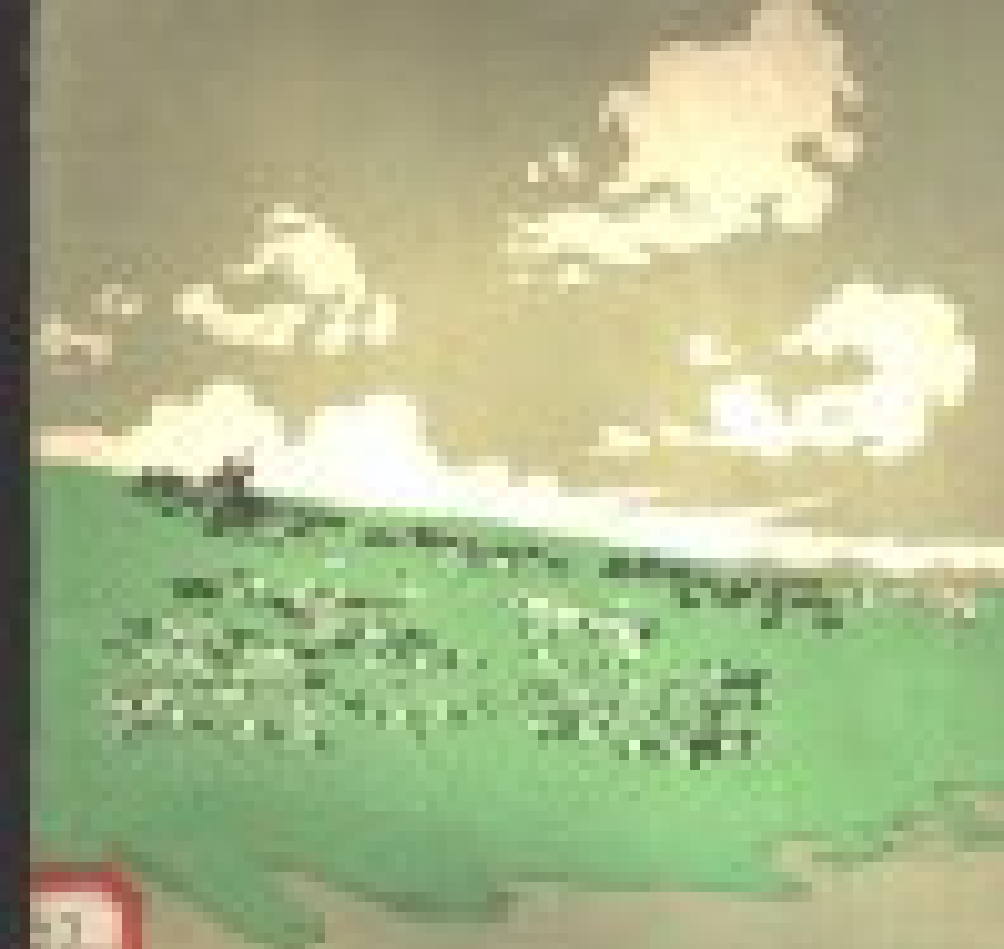
83

初春的山谷

烏兰也干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32701 06



山水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0年

初春的山谷

烏兰巴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五个短篇小说，都是以蒙古草原为背景，歌颂了蒙族人民豪迈的劳动热情和幸福生活。

蒙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英勇地从事着忘我劳动，涌现出了许多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物和英雄事迹。如“初春的山谷”里的老猎人，“牧场上的春天”里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挤牛奶的姑娘们，都是这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物。

这些小说风格新颖，文笔也很优美，象散发着蒙古草原的气息。

初 春 的 山 谷

乌兰巴干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6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57×1092毫米1/32 印张2.8/16 字数40,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10.00元

目 录

牧場上的春天.....	1
鄂倫春姑娘.....	11
馬場主任.....	26
草原上的馴馬姑娘.....	42
初春的山谷.....	50

牧場上的春天

春天，將第一批開放的点点的小黃花，一簇一片的五月藍，撒遍在牧場上。野甸子里濕潤潤的地氣，在暖熙熙的陽光下蒸蒸上升着。溫柔的春風象媽媽一樣吻着這復生的大地，擁抱這漫無邊際的草原，草原里的一切都好像從媽媽的臂膊下探出了頭，貪婪的望着這美麗的春天。

一群雜色的奶牛，散布在這裡，奶牛个个胖得圓溜溜的，一個勁兒啃着地面上嫩綠的草芽。十幾頭毛色不同的小牛犢子，在群牛中間跳來跳去，玩耍个不休。

我從散牛中間穿過去，要到牧業生產合作社去找社主任了解一些情況。正走着，忽聽后背傳來一陣清脆的笑聲。

我回頭一看，哈！原來是十幾個姑娘，從附近的几十个銀色的蒙古包中間走出，向着散牛群奔來了。她們一定是特泥河牧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生產隊。我好奇的望着她們，要離開這裡的心情，被她們的笑聲冲散了。

這一群蒙古姑娘个个都很漂亮，顯得最漂亮的是走在前頭的那一個身材窈窕穿着淺綠色的綢袍的姑娘。她腰中

扎着鮮紅的寬帶，系着雪白的圍裙，圍裙的左上襟還繡着兩只美麗的鴿子。一塊薄薄的紗巾，從她的烏髮上脫落下來套在脖頸上，紗巾角和兩條黑粗的大辮子絞纏在一起，隨風輕輕的飄動。她提着一個銀白色的擠奶桶，邊走邊和別人說說笑笑。我望着她那活潑的動作，那紅潤的臉龐，覺得那麼熟悉，想不起在什麼時候見過面。我想上前去仔細看看，但又一想我還要到前面社里去採訪，便轉過身走了。這時她們的笑声忽然停止了，草原上象方才她們沒來時那樣寂靜。我又轉回頭，一看，為什麼姑娘都不見了呢？啊！原來她們都鑽到散牛群里了，我覺得嗅到了牛群中散發出來的乳香，同時，牛奶滴落奶桶的聲音，象降雨似的傳來。

忽然，一個姑娘從一個大花牛肚子下面竄出來，一面走着一邊大聲的向我說：“記賬員同志：你也公平點吧，你說，你說，我們婦女生產隊放牲畜，回來還得擠牛奶，擠出來的牛奶賣給國家的牛奶廠，留一部分，還得煮奶茶伺候你們男人，你說我們的活兒還算輕嗎？可是，你們還有意見，上次那一面紅旗本來就應該落在我們手裡的，可是，又被你們男人給搶走了……”

我奇怪的轉回身往前走了兩步，她停住了，楞怔怔的望着我。旁邊擠奶的姑娘們都嘻嘻的笑起來，弄的我真莫名其妙。她把目光從我的臉上移過去，低下頭，紅着臉說：“啊！同志！我認錯了人啦，我以為你是我們社的記賬員哩！”說完轉身竄進了散牛群，因為慌張，和另一個

姑娘撞了个满怀，姑娘们又哄的笑起来了。在笑声中有誰喊着：“阿拉坦花……。”

她就是阿拉坦花？我想起来了！四年前在一个那达慕大会①上我见过她，她是这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桑都冷的女兒。大会的时候，桑都冷老俩口子領着阿拉坦花去参加。那年我也是作記者，在那达慕大会上和这一家人一起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阿拉坦花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脖子上系着一个鮮紅的領巾，走路总是活蹦乱跳的，嘴里也总哼着在学校里学的歌子。那时那达慕大会上女孩子参加賽馬还是稀有的事，可是她一定要报名参加。她用紅头巾把头髮裹得紧紧的，騎着一匹枣紅色的駿馬和竞赛的馬群从远路飞驰而来。开始她的馬跑在最前头，一会儿，一匹黃膘馬追上来，几乎要赶过她。我站在人群中高呼：

“小阿拉坦花加油！”我的喊声超过了众人們的欢呼声，小阿拉坦花回头看我的这一刹那，黃膘馬跳越过去，馳在她的前头了，我焦急，我懊悔不應該喊她的名字。可是，小阿拉坦花眼睛瞪得溜圓，咬紧嘴唇，揚起了鞭子“呵咿”的喊了一声，枣紅馬象一只飞箭似的，飞到最前头。她获得了賽馬一等奖。

不觉時間已經过去四年了，沒料想到小阿拉坦花竟变成了一位这样美丽的大姑娘了。我赶忙走到散牛群前，想見見她，可是一时我很难分辨出来那一位是阿拉坦花姑娘，于是，我又回来問刚才在我身旁笑的最厉害的那位小

① 草原集会

姑娘：“小妹妹，剛才和我講話的那位姑娘，是不是社主任的女兒阿拉坦花？”

那位姑娘，停下了擠奶，把披散下來的額髮，輕輕的甩開，瞅一瞅我問：“你認識她嗎？”

“嗯，四年前見過，你和她熟悉不？”

“嘿！不光熟悉，她還是我哥哥將來的媳婦哩！”說完笑了笑。

“你哥哥是幹的？”我又問。

“我哥哥是兩年前復員回來的軍人，過去是人民戰士、英雄，現在是我們社里的放馬組長。”

我並沒打算問她哥哥的事情。可是，這個姑娘是那樣的能說能嘮，一提起她哥哥和阿拉坦花的事，她便興致勃勃的講起來，我當然也很感興趣，便坐到她的跟前仔細的聽她講了一段有趣味的事情。

阿拉坦花不但是婦女生產隊長還是牧馬組組員，她一個人頂幾個人干活，還從不落在男社員的後面，去年秋天，牧畜移動牧場走“敖特爾”^①的時候，社里的大馬群忽然遭到了一場暴風雨的襲擊，在呼倫湖邊的大草原里沖散了大馬群，阿拉坦花冒着秋雨去尋找散馬。

在一個黑夜里，雨，不泄勁兒的降落着，阿拉坦花迷失了方向，她一個人騎着馬馳騁了一夜，連一個馬影子都沒尋着。當天蒙蒙發亮的时候，來到了呼倫湖邊，她在破曉的余輝里恍惚見到了幾匹小馬駒子在湖里拚命的掙扎，當

① 抓秋膘

她看清楚了那正是自己社的馬駒子的时候，便决定投进湖水抢救。秋天，呼倫湖的水，已冻上了一层薄冰，阿拉坦花就在这冰得透骨的湖水里搏斗着，整整一天的工夫将所有的馬駒子都从水里抢救了出来，不过当她提着最后一匹馬駒子上岸时，她搂着小馬的脖子昏倒了……

我听到这里很受感动忙問道：“后来呢？”

“后来她，遇見了我的哥哥，他把她叫醒；又把她抱回家来。从这以后他們俩就……”

我們正談的津津有味，忽然，传来一陣优美的歌声：

一万头奶牛里，
最好的是我們社的这条大黃牛。
一万个青年里，
最好的就是哥哥“哈尔夫”！
一万匹馬群里，
最好的就是棗紅色的那一匹，
一万个小伙子里，
最好的就是“哈尔夫”哥哥你！

我們俩都順着歌声轉过头去一看，原来是阿拉坦花一边挤奶一边在唱歌，她身旁站着一头缺少一只角又肥又胖的大黃牛。看見这牛，我想起了四年前她家的那头缺角的瘦弱不堪的黃牛，那时牵到那达慕大会上去卖沒有一个想买。我赶忙离开了那个姑娘，来到了阿拉坦花身旁，阿拉坦花用两腿夾着奶桶，蹲在大黃牛的乳房下，随着她的

歌声两手有节奏的上下摆动着，牛的乳房膨胀得象个大皮囊。啊！不！它简直是山泉，洁白的奶汁象山泉一样永远流不完。当阿拉坦花挤满了一乳桶时，我开口问道：“妹妹，你不认识我啦吧？”

她的歌声马上停止了，脸有些羞红，她抬起头来呆望我。

“你忘了吗，四年前在那达慕大会上……”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惊喜的说：“啊呀！你还认识我哩！我都不敢认啦！你是不是报社的那位……啊，记者呀！”

我点了点头。她那黑亮的大眼睛直盯着的我好象要告诉我她们家里的一切，可是一时不知从那儿说起，她有些呆窘，一转眼望见了黄牛又开朗的笑了，她放下我的手指着大黄牛说：“你还认识这头大黄牛不？四年前我们还没有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时，这头牛是啥样子呀！躺在地上都站不起来，自从我牵着这头瘦牛参加了牧业生产合作社，它可就一天比一天的胖起来了，它的奶又多又甜……”

阿拉坦花又指着远处的牛群，马群，自豪的说：“我们不仅仅有一头肥胖的奶牛了，你看，还有上万的马群，牛群，羊群，现在有什么灾害我们都能战胜它！”

“那些牛群，马群都是你们的吗？”我惊奇的问。

“对，都是我们社里的！”

阿拉坦花把我领出了牛群，向西走不远，在我眼前出现两排高大的木板房子，周围全是用柳条子扭编的“哈夏”，①

① 牲畜圈

阿拉坦花告訴我說：“這是我們牧業生產合作社十二年規劃的開始！”她又向我指點着一片無邊際的牧場說道：“不久我們就要參加這塊牧場的草質改良工作，三年後你再來，就再也看不見這里黑一塊白一塊的土地了，我們要它變成綠色，就象海洋一樣，到那時我們的草原就沒有黑夜了。”

阿拉坦花知道四年前我在草原黑夜里迷失方向兩天沒找到蒙古包的笑話，她向我開玩笑的說：“那時候你再到我們草原來，就永遠不會迷失方向了。”

“為什麼？”我問。

“利用前面那條河水發電哪！電光不是趕走了黑夜嗎？”她望着遠方的河流，象自言自語似的說着：“也可能用不上十二年，我們的發電廠就能建立起來，你說，在前兩年我們哪里能想到擠牛奶還能用機器呢？現在機器馬上就要到手了，我們已經和牛奶廠訂了合同，他們最近幾天要貸給我們二十台擠奶機，你再过幾天來，就看不到我們用手擠奶了……”

阿拉坦花微笑着，不停嘴的向我訴着這幾年來草原上的變化。生活，象在這春天的陽光照射下的萬物，飛快的變化、成長、欣欣向榮！我望着遠方的草原，望着這一切新景象，好象是整個的春天都涌進了我的心裡，啊！春天，這美麗的春天的大地，牧場，高空，陽光啊！我恨不得長出一雙巨人的長臂，去擁抱它們……

我們正談着，有十幾個姑娘，提着裝滿了鮮奶的桶子向阿拉坦花走過來，大家圍上了她就噁噁喳喳的吵個不

休。我仔細的听了听，原来是这样：她們出来挤牛奶前，阿拉坦花曾囑咐一个社員，要她过一个小时后赶着拉奶車来拉奶，可是，一个小时已經过去了，連大桶拉奶車的影子都看不到，她們便找队长来了。

“让那个醉鬼来拉奶还能干出什么名堂，不知醉到什么地方睡了呢！”一个胖胖的姑娘大声說。

阿拉坦花說：“應該狠狠的批評他！”

“对，对！”姑娘們又你一句她一句的喧嚷着。

突然，从远远的地方，有一个拉着大木桶的牛車飞快的跑来，影影綽綽的看到車沿上坐着一个人，車顛簸得象要翻了的样子，大木桶子象个醉人似的在車上搖摆着。姑娘們看見了大車，馬上停止了爭辯，都瞪着眼睛狠狠的盯着从車上跳下来的那个人。阿拉坦花赶忙跑去，刚想叱責赶車的为什么来这么晚，赶車的却先說了話：“你們还等他来拉奶，等到太阳落也不会来的！”赶車的人迎上来答道。

原来赶車的是阿拉坦花的爱人哈尔夫，她奇怪的問：“怎么你来了？”

哈尔夫說：“醉鬼喝醉了，騎馬摔伤了腿！我知道你們一定着急，我替他把車赶来了，并且我給你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哈尔夫哥哥，什么可庆的消息？”阿拉坦花听說带来了好消息，馬上高兴的問。

“咱們牧业生产合作社十二年增产百分之六十的规划上級已經批准了，二十台挤奶机，牛奶厂已經派汽車送来

了！”

阿拉坦花高兴极了，她伸出两只手，好象去拥抱哥哥，忽然后边传来了姑娘们的笑声，她急忙转过身去，笑着，喊着：“姑娘们！咱们的规划上级已经批准啦！挤奶机也送来了！”

姑娘们高兴的拍着手跳起来了。

这时哈尔夫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个口琴，说：“姑娘们，我来给你们吹口琴你们跳一场舞吧！”

“不！等我们把奶装完了再痛痛快快的跳一场吧！”阿拉坦花象是很认真的说，然后又笑着瞅瞅我：“哈尔夫哥哥，来让我给你介绍下我们的客人，报社的记者同志！”

哈尔夫热情的和我握手。

阿拉坦花这时嚷着说：“这回好了！姑娘们！我们有了挤奶机，规划也批准了，生产成绩要提高了，下次的红旗一定落在我们妇女生产队的手里！”

哈尔夫笑着登上了车沿，掀开了木桶盖子，挺着宽厚的胸脯，象个指挥官似的说道：“姑娘们倒吧！牛奶厂的产乳车还等着往回运呢！”

姑娘们将一桶一桶的鲜牛奶倒在大木桶里，一会儿就倒满了大木桶子，那大桶子好象降过雨后的深井，满满的井水要从井沿溢出来，不过，这不是水，是那雪白的奶汁啊！那甜蜜的乳汁要流向祖国广大的乡村、城市、工厂，流进每个人的心脏……。

我深深的被这草原春天的生活感动，我向阿拉坦花

說：“你們真幸福啊！”

阿拉坦花笑着說：“明天比这更要幸福！”她象想起什么事似的問道：“記者同志，你沒帶照象机来嗎？”

她這一問，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被这牧場上的新生活吸引得把自己的工作都忘記了，呵！我懊悔放过了多少优美的图画和鏡頭啊！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赶紧拿出照象机說：“好吧！我給你們拍一張合影吧！”

十几个姑娘整齐的站在一块，我拉开了鏡頭，从小小的鏡匡里望着姑娘們的臉。我說：

“笑一个！”

姑娘們在微笑，这百分之一秒的刹那，姑娘們的笑臉，就象印在底片上一样，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

鄂倫春姑娘

我騎着一匹高駿的性情暴躁的鉄青色蒙古馬，沿着兴安岭的山麓奔馳了五天，才登上了去鄂倫春的正路。这里正是初夏，山野、森林和整个的大地都披上了浓綠的服装，深蓝深蓝的高空里飞浮着乳白色的云团，投在地面上的云影，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象似随风飘浮的輕紗，迅速地遮过峰巒林頂，我的馬追随着一团团的云影飞馳进一片无边际的林海里。

馬闖进了林海，更疯狂地馳騁起来。我知道这里人烟稀少，很容易迷失方向，不过我一点不担心，我相信我的馬会把我送到目的地去。

馬一直飞馳到下午两点多鐘，渾身被汗湿透，象涂了油似的又黑又亮。它终于馳到这样一个地方停下了。馬停的地方林子非常密，那高大的穿天松和密集的白樺混在一起，好象用松柏筑起的城堡。我拉着馬左右一看，原来林中的大道从此左右分开，左边的路很狹窄，远望去弯弯曲曲象似一条小花蛇穿进林子深处；右边的路是寬闊的大

道，大道两旁丛立着整齐的松柏，顽强的阳光从密织的树叶里露泄下来，给大道点缀了无数的长、圆、圆状的光圈，真象铺上了鹿皮一般。我朝着右边的大道走去，这里的景物，使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了。在我眼前，从林子的深处，恍惚出现了一个小姑娘的影子，那小姑娘黑亮的眼睛，游荡在泪水里，身披着一张破碎的兽皮，赤着脚披散着头发，慢慢地朝我走来，我不觉得轻轻地叫了一声“小琳琳”但一眨眼睛，那小姑娘的影子立刻消逝了。我的心激动得怦怦发跳。

这已经是十三年以前的事情了，十三年前我在东北抗日联军里当战士，在这里曾和日本鬼子打了几年游击战，在这条道上经常劫夺鬼子开往北满的运输卡车。有一年冬天，我在作战中胸部受了重伤，就在这一片林子里掉了队。我在雪地上爬了一昼夜，没吃到一口饭，没喝到一口水，加上流血过多，一步也不能走，还怕被巡逻林子的鬼子发现。正在生死关头，我在半昏迷不醒的情况下，恍惚觉得有人，把我背到不知一个什么地方，以后的一切我已经完全不晓得了。等我醒来一看，我已经躺在狼皮褥子上，身旁点着火，火旁坐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的脸色苍白，正很焦急地望着我，但是，眼睛特别的亮，我想要扶起身子，她忙把我按住了，并且亲切地说道：

“同志躺下来，喝水吗？”

我一点头，一个铜壶嘴马上凑在我的嘴唇上了，我喝了水心里才平静下来。我没有马上问小姑娘话，但是，我